

## 苏轼初入庐山诗篇目字句略考

杨 芸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 据《东坡志林·记游庐山》, 苏轼初入庐山诗仅四首, 与《冷斋夜话》及相关著录不符。考之, 乃选编标准不同所致, 笔者以为当遵作者本意。另《题西林壁》一首次句六个辑本即有六种面目。本文以各个辑本进行对校辨析, 力证《东坡志林》和《冷斋夜话》所录为是。

关键词: 苏轼; 初入庐山诗; 篇目; 字句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07)07-0016-03

苏轼, 作为一代大家, 其诗文作品在其生前身后都广被辑集刊刻。这固然反映了北宋及后代印刷业的繁荣发达, 另一方面也主要是因为其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从而赢得了大量的读者群以至书贾的青睐。但也正因为这样大量的结集刊刻, 一次又一次的辗转流传过程中, 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错讹舛误自是少不了, 给后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材料的同时, 又设置了路障。在此, 仅举浩瀚苏诗中关涉初次游历庐山之诗作为一隅, 略作考校, 试就教于方家。

众所周知, 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 苏轼一生, 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庐山, 是其中一驿: “细加考证苏轼的创作行踪, 可以看出苏轼一生有三次流寓江西地域”, 每次都游历了庐山, 并有诗文留存。<sup>[1]</sup>其中初入庐山事见《东坡志林》:

仆初入庐山, 山谷奇秀, 平生所未见, 殆应接不暇, 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 皆云苏子瞻来矣, 不觉作一绝云: “芒鞋青竹杖, 自挂百钱游, 可怪深山里, 人人识故侯。”既自晒前言之谬, 又复作两绝云: “青山

若无素, 偃蹇不相亲, 要识庐山面, 他年是故人。”又云: “自昔忆清赏, 初游杳霭间, 如今不是梦, 真个是庐山。”是日, 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 且行且读, 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 不觉失笑。旋入开元寺, 主僧求诗, 因作一绝云: “帝遣银河一派垂, 古来惟有谪仙辞, 飞流溅沫知多少, 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 以为胜绝, 不可胜谈, 择其尤者, 莫如漱玉亭、三峡桥, 故此作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 又作一绝云: “横看成岭侧成峰, 到处看山了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sup>[2]</sup>卷1, 《记游庐山》, P8

据考, 此篇当作于元丰七年(1084)四月, 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改授汝州团练副使赴任途中。是时, 为苏轼一生中初次游历庐山。<sup>[1]</sup>

《东坡志林》, 虽然曾有过分歧, 但目前学界还是基本公认为苏轼本人所作之笔记, 可信度颇高。按“仆庐山诗尽于此矣”之言, 苏轼初入庐山诗当只有四, 分别为: 《初入庐山三首》、《世传徐凝瀑

布 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诗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涉浅易，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绝》、《庐山二胜·并叙》、《题西林壁》。然而，在读与苏轼几乎同时代的释僧惠洪的笔记作品时，笔者发现东坡还另有一“庐山偈”：“东坡游庐山，至东林，作偈曰：‘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冷斋夜话》卷七，《东坡庐山偈》，P53）这首诗在《苏轼诗集》<sup>①</sup>卷 23，P1218）、《苏东坡全集》<sup>②</sup>（卷 13，P193）中都可得到印证，题为《赠东林总长老》，次序在《庐山二胜·并叙》后，《题西林壁》前，真伪当无疑，问题在于此诗是否应算入苏轼初入庐山诗之内？

据查慎行注所引《庐山志》，东林寺确有载。而王尧卿注曰：“江州庐山，在州之南三十里，东林又在山之南五里许，小岭可到，两寺 笔者按：当指东林、西林二寺）相邻。”<sup>③</sup>（P1218）由此可知，苏轼确曾到过东林寺并留赠诗偈，《东坡志林》中所以不将其算入轼庐山诗内，据笔者揣测，原因无非二：一、此乃一佛偈，是佛理禅机之载体，非记游遣兴之诗，故苏轼自作《记游庐山》一则不录；二、苏轼曾不止一次到过庐山，《东坡志林·记游庐山》一则所载只是“初入庐山”之所为作，《赠东林总长老》是后来所为而被王文诰误断编年，故此则不录。

有了以上怀疑，笔者又细细翻检了中华书局本《苏轼诗集》，发现以上《志林》中苏轼自述的四首庐山诗，在《苏轼诗集》中次序并不连贯。《题西林壁》前《庐山二胜并叙》后，插入了惠洪所录的那首佛偈《赠东林总长老》。而《庐山二胜并叙》前《世传徐凝……》后还插入了四首，无论从苏轼自撰类似诗序的长文诗题，还是从诗的内容来看，都能很清晰地看出：一、或乃与释僧交往中所作的酬答文字，或乃游庐山禅院僧舍所题；二、思想内容并非单纯的抒情记游，而是很大程度上注入了佛性禅理；三、均作于庐山；四、编年符合情理，当无误。由此可以看出，《志林》所录而外的这五首，都有着类似的性质，是苏轼，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佛教典籍素养的诗人在特定情况下所作的包含着他个人佛理体悟的韵语作品，换句话说，是诗人所作的佛偈。在宋代，像苏轼这样有名望的诗人与僧人交往酬唱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之间，有思想的交流，也有艺术的共鸣。再加上有宋一代诗风本来重理趣、好议论，我们很难划定一个清晰的界限，来判定这当中所产生的作品孰是诗，孰是偈。苏轼本人

有他的标准，王文诰在编选时有自己的原则，这无可厚非。不过愚以为，既然苏轼本人在对待作为文艺作品的诗和作为佛理载体的偈有着严格的区分，后人在编选时，还是应该尊重其本意，慎重为妥。

以上是苏轼庐山诗篇目上的疑点。在文字上，《题西林壁》次句各辑本所录亦有出入，大致如下：

《东坡志林》：“到处看山了不同”<sup>④</sup>（P8）

《苏东坡全集》：“远近高低无一同”<sup>⑤</sup>（P193）

《苏轼诗集》：“远近高低总不同”<sup>⑥</sup>（P1219）

《苏轼选集》：“远近高低各不同”其注：“一作‘远近看山总不同’”<sup>⑦</sup>（P159）

《冷斋夜话》转引：“远近看山了不同”<sup>⑧</sup>（P53）

《苕溪渔隐丛话》转引：“远近高低各不同”<sup>⑨</sup>（前集卷 39，P269）

一句诗，如许面目，是何缘故？

首先，从各版本的可信度入手，我们不妨先来仔细比较一下惠洪原文与胡子引文的出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鲁直曰：“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能吐此不传之妙哉！”<sup>⑩</sup>（《冷斋夜话》卷 7，《般若了无剩语》）

《冷斋夜话》云：“东坡游庐山东林，作二偈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山谷云：“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sup>⑪</sup>（《苕溪渔隐丛话》卷 39）

其实胡子所引，前后有两处，皆作“远近高低各不同”，且相邻。前一处自称“东坡云”，虽未明言，但看其字句，除此句外，与《东坡志林·记游庐山》一则大致相符。后一则称引自《冷斋夜话》，但比之，似《冷斋夜话》中两则合作一则，《题西林壁》与“游庐山东林”诗混为一谈，且关涉之文中，除此句不同外，又“鲁直曰”作“山谷云”，“剩语”作“剩语”，“笔端”后有“有舌”二字，“能”字上有“亦安”二字，末无语助词“哉”，多处不同。考之，《冷斋夜话》行世至《苕溪渔隐丛话》刊行，中间相隔三十余年矣，其间苏诗传刻恐已数易人手，后者较之前者，不足为信。则各版本中，除《志林》为东坡亲定外，仅《冷斋夜话》写作时间最为切近，记载当最为可信。

其次,从词句意境方面考察。《苏轼诗集》此句下有王文诰案曰:“凡此种诗,皆一时性灵所发,若必胸中有释典,而后炉锤出之,则意味索然矣。合注、施注以《感通录》《华严经》坐实之,诗皆化为糟粕,是谓顾注不顾诗。今皆删。”<sup>[1]</sup> P1219) 王文诰所言固有其道理,但他仅凭一己之意删去合注、施注的做法于学术争鸣却值得商榷。所幸王水照选注之《苏轼选集》在注文中为我们保留了合注、施注的相关文字,尤其施注引《华严经》有云:“于一尘中,大小刹种种差别如尘数,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诣,各转法轮。”<sup>[2]</sup> P159) 意思大致是说,现象层面的差别是很复杂的,但“佛”总能无微不至,无处不察,在细小微妙的差别里,体现着“佛”的无上智慧。我们知道,苏轼于释典造诣是很深的,作为一个天才学者,言之烂熟于胸亦不为过。他固然不会在作诗时本着《华严经》字比句拟,但经反复诵

读参悟,释典成句已内化在其心中,潜意识下吟咏脱口而出其义,也是可能的。故据《华严经》,“远近看山了不同”句中,一个“了”字,似更能见出那种洞达通明的般若智慧,也更能品出一番跳脱雾障而得以明心见性、识见真谛的高远境界。

再次,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各版本诗句的平仄格律。就单句而言,如果是“远近高低无一同”,则此句后五字皆为平声,以苏轼之才学,绝无可能如此。就上下句而言,首句“横看成岭侧成峰”,为“平仄平仄仄平平”,次句若第三字为仄,第四字为平,第六字为仄,就算对上了。按此,“远近看山了不同”完全吻合,而“远近高低各不同”第三字“高”为平,比较起来,差强人意。

经上所述,愚以为《题西林壁》次句真貌当为“远近看山了不同”,以《冷斋夜话》和《东坡志林》中的引录文字为是。

#### 注释:

据《东坡志林》注释之此四首,在王文诰辑注之今本《苏轼诗集》中均有载,除《题西林壁》外,次序先后、文字皆符。

此三首,分别为:《圆通禅院,先君旧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乃手写宝积献盖颂佛一偈,以赠长老僊公。僊公抚掌笑曰:“昨夜梦宝盖飞下,着处辄出火,岂此祥乎!”乃作是诗。院有蜀僧宣,逮事讷长老,识先君云》;《子由在筠作<东轩记>,或戏之为东轩长老。其婿曹焕往筠,余作一绝句送曹以戏子由。曹过庐山,以示圆通慎长老。慎欣然,亦作一绝,送客出门,归入室,趺坐化去。子由闻之,乃作二绝,一以答余,一以答慎。明年余过圆通,始得其详,乃追次慎韵》;《余过温泉,壁上有诗云:直待众生总无垢,我方清冷混常流。问人云:长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圆通,亦作一绝》;《书李公择白石山房》。(详见《苏轼诗集》P1211-1215)

#### 参考文献:

- [1]陈小芒. 苏轼寓赣诗文及其文化意义[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 (4): 49—51.
- [2]苏轼. 东坡志林[M]. 东坡志林·仇池笔记[Z].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 [3]惠洪. 冷斋夜话[M]. 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4]王文诰辑注. 苏轼诗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苏轼. 苏东坡全集[M]. 北京: 中国书店(影印本), 1986.
- [6]王水照选注. 苏轼选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7]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